

“大同世界”理念与世界新秩序

周国黎*

大家应该知道，“大同世界”是巴哈伊信仰的核心理念，也是巴哈伊信仰的最基本概念，比如李绍白在其著的《人类新曙光——巴哈伊信仰》一书中便曾这样提到，“大同世界是巴哈伊信仰的核心，是巴哈伊信仰的缔造者们一直为之热情讴歌的最高理想。大同世界的概念，是所有巴哈伊信仰教义的汇集点，是巴哈伊信仰原理逻辑发展的终极……理解了大同世界的概念，也就理解了巴哈伊信仰；承认了大同世界的理想，也就承认了巴哈伊信仰。”^①大家还应该知道，“世界新秩序”的提法，也是当今国际社会问题研究的热点话题。“大同世界”理念与世界新秩序，这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大同世界”理念是宗教的，而“世界新秩序”是世俗的；这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涉及未来人类世界的设想、理想和理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① 李绍白：《人类新曙光——巴哈伊信仰》，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1，第148-149页。

念。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笔者未提“新世界秩序”^①而提“世界新秩序”，想必大家也应该明白，尽管只有一字的位差，但前者多属巴哈伊信仰的提法，后者是世俗的提法，而笔者是站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的视角尝试认识“大同世界”理念与世界新秩序之间的关系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宗教的“大同世界”理念与世俗的世界新秩序之间的关系呢？

笔者个人认为，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大同世界”与世界新秩序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明确，世界新秩序的建设，主要还应该是世俗的任务，宗教在世界新秩序建设中原则上应该还是配角；其次，宗教的立足点，也就是它的优势，在世俗的社会领域，宗教在社会领域中可以继续发挥其主角作用。

世界新秩序的理念，涉及到世俗的主要领域，其中包括经济、政治、环保、文化等领域。最有代表性的综合性世界组织，就是1945年创立的联合国，其下属的国际组织职能机构几乎涵盖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安理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粮农组织、科教文组织、卫生组织等。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坚持维护各国人民的平等权利和自决权，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展国际间的友好交往与合作，通过协商解决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等方面的问题。在经济领域中，有致力于监督世界贸易和使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组织即世界贸易组织（WTO）。该组

^① 李绍白：《人类新曙光——巴哈伊信仰》，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1，第157页。

织成立于1995年1月，其创始成员国有104个国家，中国于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1947年创立的关贸总协定。文化领域中的国际组织更是不胜枚举，比如体育方面的世界性组织就有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足联等。对于世界新秩序的理念，各种国际组织，比如代表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联合国、以及地区性的欧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各个国家比如美国、俄罗斯、中国等，都有各自的规划和设想，然而，它们面临的一个共同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认识和解决世界性的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背景，比如东西方文化传统背景，不同的价值理念追求，比如美国的自由民主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伊斯兰教价值观，不同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等多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它们对世界新秩序设想在原则上的不同追求。其中具有根本性的战略分歧，就在于如何认识和解决不同文明间的关系问题。看来，如何认识和解决人类世界的不同文明间的关系问题，已成为世界新秩序理念的根本性问题。文明间的关系问题，成了世界新秩序问题的症结，该问题一通百通，一了百了，反之，该问题解决不好或解决不了，则人类世界便会纷争不休，冲突与战争不断。像这种根本性症结问题，在学术研究上也称概念性问题。进一步而言，认识这种根本性症结问题的最终途径，还是要在概念问题上深化探索，探求理论突破。然而，遗憾的是，类似文明-文化这类概念性问题，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老大难问题，尽管有一代代的思想精英的不懈努力探索，对这类概念性问题的认识已有所深化，但仍未获得相对意义上的理论突破。

那么，文明-文化概念问题的症结又在何处呢？

人类世界的文明-文化概念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如何认识人类存在中最具普遍意义的一致与多样或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一致与多样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也是困扰哲学认识论的根本问题，即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文明-文化的一致与多样的概念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的突出表现，就集中反映在“文明冲突论”与“文明共存论”的对立争议中。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军事强国，极力推行的是单边主义，唯我是尊，人间的善恶黑白，世界何去何从，全由我说了算。它可以把它极端看不顺眼的整个一个国家，比如伊朗或北朝鲜，指认为邪恶国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列为军事打击的潜在对象；也可以不分青红皂白，把备受争议的激进反抗非法军事占领行为定性为恐怖主义，比如对待巴勒斯坦人民反抗以色列军事占领的激进斗争。美国所奉行的单边主义，其物质基础是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的实力，而其理论基础，就是塞缪尔·亨廷顿所主张的“文明冲突论”。该理论试图使人相信，“文明间的对抗正是现在和未来世界格局的‘最本质状态’”。^①与“文明冲突论”对立的是“文明共存论”，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基本立场，就是立足于“文明共存论”。曾在1996年12月与塞缪尔·亨廷顿就其“文明冲突论”进行过一次公开辩论的德国著名政治学者、现任德国黑森州和平与冲突研究基金会主席哈拉尔德·米勒，便是“文明共存论”的突出代表人物。他在其撰著的《文明的共

① （德）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郇红、那滨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4页。

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化的对话！”^① 欧盟在处理国际纠纷问题的基本立场，就是立足于对话，比如近期对待伊朗浓缩铀问题的态度，力主用对话来化解矛盾，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来解决问题。米勒在他的这部书结尾，曾这样寄语整个西方世界（当然也包括美国，因为美国实际上也存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在21世纪，人类将会走向何方，文化的差异是成为划分界限的原因，还是会演化为促进合作的原动力，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西方国家对待文化的态度……认识到我们（指西方世界——笔者注）具有的优势、保护我们成就的必要性、并且以适当的方式，即在和其他文明的对话中继续发展这种成果，应该是着手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至于21世纪是否会和20世纪一样，到处充满着血腥的战争和暴力冲突事件，或是这些争端成为建立在合作基础之上的世界新秩序的边缘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情况的发展并不取决于‘中国的挑战’、日本的威胁或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而是首先取决于我们——沐浴在民主、自由空气中的、开放的西方多元文明社会。”^② 在世界大家庭的成员中，除了美国和欧盟，中国也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和发挥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近期举行的上海合作会议上，除了有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五个原创国首脑出席外，还有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和阿

① （德）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郗红、那滨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297页。

② （德）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郗红、那滨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298-299页。

富汗、蒙古、印度的国家领导人，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受邀参加。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大会发言中，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设想。中国不仅在国内一直倡导“和谐社会”的建设，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也展开了“和谐世界”建设的提议。看来，“和谐”已不仅成为当代中国的建国之本，也成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和“世界新秩序”建设的宗旨和纲领。显然，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与欧盟主张的“文明对话”，其主旨即“和谐”与“对话”，都是“大同（小异）”的。应该说，“文明对话”和“和谐世界”的理念，已成为当今有关世界新秩序重建的主流意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原总统哈塔米，就曾数次提出开展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倡议。

由欧盟的“对话”与中国的“和谐”之间的这种“大同”，我们便引申出关于对巴哈伊信仰的“大同世界”理念与世界新秩序之间关系的认识。我们如何理解“大同世界”理念特别是“大同”这个关键词的含义呢？巴哈伊信仰的圣护守基·阿芬第曾这样高度概括“大同世界”理念：“全体种族、信念、阶级和国家的融合”。^①按照笔者个人浅显的理解，这个高度概括的关键词就是“融合”，这里的“融合”，就对应着“大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融合”，进而更深刻地认识“大同”。一方面，“融合”的目的在于实现未来存在的结构性的一致、统一，即“大同”。这里面有三层含义：其一，“融合”致力于统一；其

^① 李绍白：《人类新曙光——巴哈伊信仰》，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1，第153页。

二，“融合”是个过程，而统一则是结果、目的，所以，“融合”的过程将是漫长的，而统一即“大同”的结果则是未来的；其三，这种“融合”或“大同”，应该是存在的结构性的一致而非形式上的统一，比如不能要求所有人们穿统一的服装，有一样的爱好或习惯。另一方面，“融合”不仅承认现实的多样，而且也正视未来的形式上的多样。“融合”即“大同”的这种一致与多样的双重性，被恰当地反映在守基·阿芬第关于“世界体制”的阐述中，“它（即指‘世界体制’）的座右铭乃是同中存异。”^①“同中存异”，正是对“融合”或“大同”的一致与多样的双重性的最好写照，也是对“大同世界”理念的更为透彻的理解。这里的“同”，是指结构性的一致，而这里的“异”，则是指形式上的各异或多样。不仅如此，这里的“同”和“异”还是处于一个整体中，它们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正如到了冬天，我们外出都要穿上保暖的衣服一样，尽管衣服的样式有别，比如大衣、中长大衣、短大衣，质料不同，比如有呢大衣、皮衣、棉衣、羽绒服，甚至色调多样。同一件冬装，保暖是一致的，而样式、质料、色调却可以是多样的，这就是体现在冬装上的“同中存异”，同时也是对“大同世界”中的“大同”的恰当解说。巴哈伊信仰不仅有远期的关于世界新秩序的“大同世界”理念，还有近期的行动纲领，它于1985年由巴哈伊信仰的最高机构世界正义院发出纲领性文告《世界和平的承诺》。该文告全面阐述了巴哈伊信

^① 李绍白：《人类新曙光——巴哈伊信仰》，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1，第156页。

仰对世界和平的基本思想和行动纲领，不难看出，文告标题的中心词，应该是“和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清楚了巴哈伊信仰关于世界新秩序的核心理念，就是“大同”和“和平”。不难看出，巴哈伊信仰关于世界新秩序的“大同”和“和平”的核心理念，与前面所述的欧盟的“对话”和中国的“和谐”，在原则上是一致的。所以可以这样说，巴哈伊信仰的“大同世界”理念，与当今世界的主流思想是一致的。